

周大新文集

中篇小说

周大新一著

XIANG SHANG DE
TAI JIE

向上的

台阶

小说，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。她是我的最爱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对她产生了爱意。上高小的时候，就开始读小说了；上初中时，谈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；上高中时，已试着把作文写出小说味；当兵之后，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。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、穿衣发愁时，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。只可惜，几十年忙碌下来，由于雕功一直欠佳，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，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。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周大新文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周大新 / 著

XIANG SHANG DE
TAI JIE

向上的

台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上的台阶/周大新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周大新文集)

ISBN 978-7-02-011498-6

I. ①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8280 号

选题统筹 付如初
责任编辑 欧阳婧怡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校对 刘光然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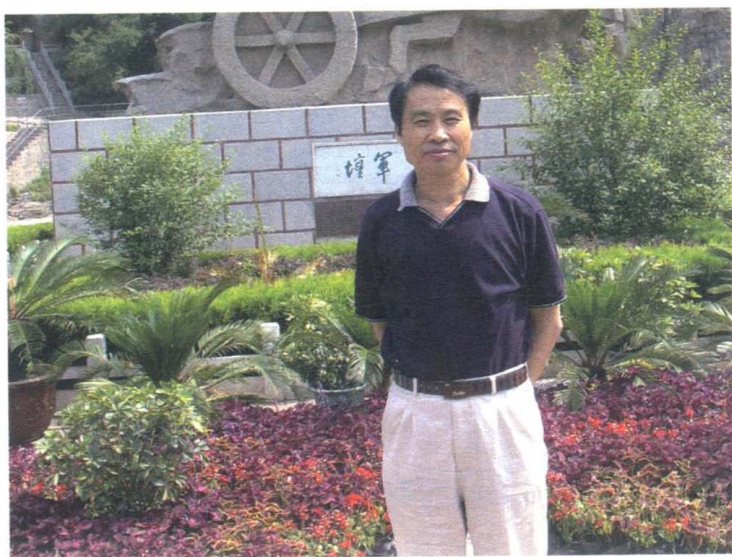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96 千字
开 本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26.5 插页 2
印 数 1—3000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498-6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自序

自1979年3月在《济南日报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前方来信》至今,转眼已经36年了。

如今回眸看去,才知道1979年的自己是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,以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会一帆风顺,以为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得无限,以为有无数的幸福就在前边不远处等着自己去取。嗨,到了2015年才知道,上天根本没准备给我发放幸福,他老人家送给我的礼物,除了连串的坎坷和成群的灾难之外,就是允许我写了一堆文字。

现在我把这堆文字中的大部分整理出来,放在这套文集里。

小说,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。她是我的最爱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对她产生了爱意。上高小的时候,就开始读小说了;上初中时,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;上高中时,已试着

把作文写出小说味；当兵之后，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。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、穿衣发愁时，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。只可惜，几十年忙碌下来，由于雕功一直欠佳，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，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。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。

散文，是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把小说比作我的情人的话，散文就是我的密友。每当我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在小说里说出来时，我就将其写成散文。我写散文时，就像对着密友聊天，海阔天空，话无边际，自由自在，特别痛快。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，里边的人和事很少是真的。而我的散文，其中所涉的人和事包括抒发的感情都是真的。因其真，就有了一份保存的价值。散文，是比小说还要古老的文体，在这种文体里创新很不容易，我该继续努力。

电影剧本，也在文集里保留了位置。如果再做一个比喻的话，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。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，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，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。学写电影剧本，其实比我学写小说还早，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我就开始疯狂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写电影剧本，只可惜，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千分之一。我失败了。可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，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，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。

我不知道上天允许我再活多长时间。对时间流逝的恐惧，是每个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能在心里生出来的。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福德·斯科博士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理论：时间并不会像水一样流走，时间中的一切都是始终存在的；如果我们俯瞰宇宙，我们看到时间是向着所有方向延伸的，正如我们此刻看到的天空。这给了我安慰。但我真切

感受到我的肉体正在日渐枯萎,我能动笔写东西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,我得抓紧,争取能再写出些像样的作品,以献给长久以来一直关爱我的众多读者朋友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这套文集的机会!

感谢为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付如初女士!

2015年春于北京

目 录

银饰	1
勒	65
山凹凹里的一种乔木	96
向上的台阶	135
溺	232
旧道	276
碎片	326
牺牲	374

银饰

故事的源头如今是一片废墟。

像墓地里的白骨当年曾是健壮的小伙和水灵的姑娘一样，所有的废墟也都有过风华正茂的时候。当我站在那片扔满鸡毛、碎纸、烂菜叶和用过的避孕套的废墟上，向八十七年前的那个早晨凝望时，我最先看到的是那条弯弯曲曲轻笼在晨雾中的西关小街；跟着看到了青砖绿瓦屋脊上蹲有两个小兽，门面不大却有气势的银饰铺；看到了黑底白字的店牌：富恒银饰；随后我听到了“吱吱呀呀”一声门响——

戊

0

在那个薄雾飘绕的春天的早晨，富恒银饰铺的银匠郑少

恒去开铺子门时,并不知道一桩大事的开端要在那天显露出来,而且那开端正以不紧不慢的速度向他的门边蠕动着爬近。他仍如往常那样精赤着上身,趿拉着鞋,一只手去抹睡意犹存夹了眼屎的眼睛,另一只手抬起带动胳膊上举打了一个带了长长呵声的哈欠。两条粗黑的腿一前一后向门口移动。他抽掉那根壮实的枣木门闩,刚把哼哼唧唧吱吱呀呀的两扇门拉开一道小缝,早晨的凉气就迫不及待亲亲热热挤进来搂住了他。他身子一个激灵,打了个响亮的喷嚏,喷嚏声在石板铺前的街道上打了几个滚才算站起跑远。这当儿,一只尖嘴长尾黑羽毛的雀儿落在了对面街边的那棵槐树上,那雀儿响亮地拍了几下翅膀,头对着他连连叫了三声,叫声嘎哑、短促,少恒不由得一怔:这鸟儿莫不是有病?

他开始做开门做活的准备。把化银子的灯具,把盛了各种模具的木箱,把砧子,把放了锤子、锉子、钳子等的工具台,把用来称银两的“戥子”和给首饰上光的白矾水,把让顾客们坐的两条长板凳在铺子里一一摆好……

吃饭!用高粱秸隔成的铺子里间,传来了老银匠郑恒良的一声喊。

每天早晨,都是爹在后边做饭,他来前边做开门的准备。爹老了,爹如今只能干一点烧火做饭和给做好的首饰锉去毛刺的轻活,南阳城有名的富恒银饰铺,实际上已由郑少恒在掌持着。

少恒进里间吃饭,父子俩面对面响亮地喝着红薯面稀粥,啃着窝窝头。两人虽然每日手上捏的都是白晃晃的银子,吃的饭食却是黑乌乌的。做首饰这活儿虽有一点赚头,可税太重,加上又一心想积点银两扩建铺子,嘴上自然就不能不苦点了。

少恒的最后一碗饭还没有吃完，外边就有脚步声向门口响来，他知道今天的第一个顾客已经上门，紧忙放粗喉咙吞了几口，扔下碗，抓起了做活的老蓝布围裙向腰上勒。

我要打一个大横簪子！进来的是一个脚老太。少恒依稀记得她是做烟叶生意的郝掌柜的老娘，他一边接过银块一边躬身说：老人家先坐，我这就做。

他点上了化银的灯，当他嘴噙吹管把灯光巧妙地吹成一道细线去化银块时，又有几个要打首饰的人相继走进了铺子在板凳上落座。郑家几代人都当银匠，做银饰的手艺远近闻名，所以每日的顾客总是络绎不绝，排队相候。郑家的银饰出品大致可分两类，一类是童饰一类是女饰。童饰中有虎头、狮子钱、八仙人、罗汉人、帽坠、大风牌子、压金牌、麒麟牌、和合二仙牌。此外还有挑式、钟式、筐式等各种铃铛，这些铃铛系于小孩头部，偶一摇摆，叮当哐啷，极有风趣。女饰中又分八类，一类是戴在头上的银冠，上嵌龙凤、花卉、虫鱼等物，绚丽堂皇，雍容华贵，是姑娘们婚嫁的上乘装饰品；另一类是插在发髻上、卡在辫子上、系在两鬓上的簪子、麻花针、扭丝针、梳子针、大横簪子、围络花等；再一类是银耳环、银耳坠，耳环、耳坠的品样极多，尤以动物形象的最为精致美观；第四类是银项链，包括梅花链、长虫链和四瓣花链等；第五类是银手镯、银脚镯，分龙头镯、竹节镯、绣花镯、素空镯、扭丝镯、蒜梗镯等十几种；第六类是银戒指，有各种花鸟虫鱼的式样，着以蓝、绿等各种色彩，极为俏丽好看；第七类是银纽扣，分藕莲种、梅花、桃花、樱桃和金瓜等品种；最后一类是为高龄妇女或去世妇女的鞋上专制的鞋花，左蟾右蛾，寓意长寿升天。

少恒把银子化完，从模具中取出粗坯正要举锤去敲砸时，一股淡淡幽幽的香味忽然飘进鼻孔，他深吸了一口，立刻辨出

是“明德府”的长媳碧兰到了。明德府是当任南阳知府吕敬仁的私邸，因吕大人向以德高、行美、政廉闻名河南全境，故河南巡抚特亲笔书赠他的府邸这个称号，以示褒奖。这位明德府的长媳因不断来铺子里定做银饰，所以少恒的鼻子对她的体味也已熟悉。他抬头看时，果然是明眸皓齿年轻秀气的碧兰夫人站在门口。

夫人是来试脚镯的吧？昨夜我已加班做好，请进来试。少恒慌忙站起让道。他意外地注意到这位夫人一脸冷色，眉眼间没有了往常惯有的那副笑意。

碧兰夫人没有应声，只是移步进屋径向里间走去。因为有女人不在男人面前脱鞋露脚的规矩，所以富恒银饰铺让女人试脚镯时一向都在里间。当然试戴时银匠得在跟前，以便发现尺寸是否合适，试戴的女人和银匠，这时刻有点像病人和郎中，不忌讳银匠把自己的鞋脱掉，在自己的脚腕上摸摸弄弄。

碧兰夫人在少恒平日坐着吃饭的那只独凳上坐下，穿了粉红缎鞋的两只脚稍稍并拢向前伸出。少恒拿着一对银脚镯在夫人的脚前蹲下，这时候钻进少恒鼻孔的香味开始变浓，他忍不住深吸了一下，两股香味立时像两只带了茸毛的小虫沿鼻道向肺里爬去，他觉得精神一振且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。他按照惯常的做法，先伸手提起她的左脚，脱下了她的缎鞋，把脚放在自己下蹲的膝盖上。缎鞋脱下时，没有一般人脱鞋后发出的那股怪味，倒有一股类似干菊花的气味开始弥漫，他估计是碧兰夫人在自己的鞋垫里放有晒干了的菊花，要不就是有什么香料被缝进了鞋帮里。他这时无暇去寻找这香味的出处，他只是在注意自己的手，两只手触到夫人的脚背、脚腕时的那种滑腻柔软的感觉真是太妙，让人心里又痒又麻又酥。

他觉出有一股欲望骤然从心底生出且在飞快变强,那就是顺着脚腕摸上去,摸摸她那裹在裤子里的小腿和大腿。他用牙狠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,倏然而起的尖锐的疼痛才算暂时把那股欲望压下去。他定了定心把一只带扣的扭丝银脚镯朝夫人左脚腕上戴去,为了不妨碍试戴动作,他稍稍把夫人的裤腿向上提了一下,这一提让他双眼一下子瞪大,惊得轻“啊”了一声:原来碧兰夫人的脚腕靠上一点有一道长而深的血痕,血痕显然出现不久,很可能就在昨天夜里,因为血痂还新鲜发红。他估摸那血痕不是带长指甲的手抓的就是被什么东西划的。这样的血痕出现在少恒那粗糙黝黑的腿上也许算不了什么,可出现在这白皙细腻如凝脂般的肌肤上却不能不令人心疼心惊。碧兰并没理会少恒的惊讶之态,仍旧冷脸坐在那儿,只是身子略微一颤。左脚镯大小正好。碧兰夫人的冷肃样儿使少恒不敢再耽误时间,急忙去试右脚镯,当他照刚才的动作稍稍提起夫人右侧的裤腿时,他的眼再一次惊愕地瞪大:夫人右脚腕靠上一点也有一道长而深的血痕。受伤的部位相同。血痕的形状相同,致伤的手段似乎也相同。如果说少恒刚才是吃惊的话,这会儿简直是震惊了:哪会有如此巧妙的对称性受伤?他自然不敢开口问什么,只是更加小心地去试镯子,唯恐触疼了她。还好,右脚镯大小也挺合适。

夫人,脚镯大小合适,是这会儿就不再取下,还是先取下包好你带回去自己戴上?少恒仰了脸问。他这一刻才注意到碧兰两个眼圈有些发青。

取下包好,晌饭后给我送去。碧兰的话音淡然,似乎带了点颤,手上捏着一块银子朝少恒递来。

夫人的工钱已经付过了,你这是还要打啥子饰物?

不打。她的话音很低,目光却忽然奇怪起来。我想请你

帮我买样东西！

啥？他觉出自己的心一跳，他极愿为这个漂亮的女人做点什么。

砒霜，她的话音极轻极微，两眼也变得异常明亮，眨也不眨地盯住他。

像躲避迎头击来的石块，他的身子向左一偏，你为啥不自己去买？他本能地把声音放小。

不方便。

我……

不想帮忙就算了。她拿银子的手开始回收。我还以为你这个老实人会帮忙的。

给我。话未落地，他的手已伸了出去……

1

那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少恒差不多没有做成几件活，他的心被砒霜两个字搅得翻上翻下，手中的锤子也敲得纷乱发飘，顾客们自然从那锤声里听不出什么名堂，可这哪能瞒了老银匠的耳朵？尽管他仍旧低头坐在儿子旁边，一言不发、目不斜视地为银饰锉着毛刺，可他心里明白，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。所以午饭后当儿子要出门时，他开了口问：干啥去？

给明德府的碧兰夫人送脚镯去。

还干啥？

不干啥。

真的不干啥？老银匠的两只老眼锥子一样扎在儿子脸上。

碧兰夫人让帮她一点忙，少恒不自然地扭过脸去。

啥忙？

帮她去药店买点药。少恒有点不高兴,你问那样清楚做啥?人老了真是。

啥药?砒霜。你答应了?嗯。

知道砒霜是啥吗?毒药呗。

她买毒药做啥?不知道,兴许是毒老鼠。

不知道你就去帮她买?她要拿这去毒人了咋办?你不就成了帮凶?你想让咱这富恒银饰铺关门吗?想让人把你的头砍了?

少恒身子一个激灵,扭过脸慌慌地盯住爹的眼:可我已经答应了她,再说,她那样的人还会——

那就把这个给她!老人边说边弯腰从墙根处抓了一撮灰土,扯过一张包银饰的纸三下五去二地包好塞到了少恒手里。

这——

用这个就能知道她要干啥了,去吧。

少恒犹犹豫豫地挪出了门。一顿饭工夫,又心神不定地回了屋。

给她了?

少恒点点头。那东西药不死老鼠,她知道我骗了她肯定会骂我的,会的,她日后是不会再找我给她做首饰了。声音里满是自责和后悔。

少她一个主顾饿不死你!当爹的扔下一句扭身要走,却又回了头问:看出她要砒霜干啥了吗?

问了,她说:你别管!

父子俩又开始坐下干后晌的活,但少恒的心思显然不在活路上,无论做什么都无精打采,而且频频出错,一个蝶式银耳坠,竟打了五遍才算打成,吹气化银时,还险些烧伤了手。

好容易挨到天黑,打发几个顾客走了。老银匠进后边做

饭，剩下少恒一个人，点了蜡烛慢腾腾地收拾着工具。就在这刻，已经虚掩上了的铺子门，突然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碧兰夫人的贴身丫鬟——一个身材娇小的姑娘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。

少恒一惊，他只看了对方一眼，就急忙低了头，他估计会有一顿责骂砸过来，不想丫鬟只轻轻说了一句：小银匠，我们夫人让你去一趟！

少恒嗫嗫嚅嚅地应了一声。那当儿老银匠也已闻声站到了里间门口，少恒向爹怨恨地投去一瞥，而后上刑场似地向门外挪步。

记住，那药是在耿家药铺买的！老银匠对着儿子的背影交代了一句。

2

少恒跟在丫鬟的身后走进明德府碧兰夫人的房子，一看见碧兰夫人端坐椅上把两只明亮亮的眼睛朝他看过来时，脑袋里就嗡一下刮起了大风，他想赶在碧兰夫人开口责骂之前做番解释，忙吭吭哧哧地说道：那药是在耿家药铺——碧兰摆了一下手，少恒吓得赶紧噤了口。这时他注意到丫鬟已经出去并随手关上了门，屋里只剩下了他和碧兰夫人，他的心越发慌张，他看见碧兰向他身边走来，双手本能地抬起护住了自己的脸。打吧，你打吧，这事反正不怨我！他在心里叫。他已做好了她巴掌抡过来的准备，但那个巴掌却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，那不是打，是拍，是很轻很轻的一拍。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声叹息似的带了一点颤音的低语：谢谢你，谢谢你又让我活了一回。

少恒一愣，他先是放下捂脸的手后是抬起了眼，他吃惊而

茫然地望着碧兰，望着她那晶亮的眼。

知道我让你买砒霜是干啥吗？杀人！我要杀死他和我自己！就在后晌，我把你帮我买的砒霜同时放进了他的和我的茶碗，我想死，我要和他一块儿死！可我没想到当我喝下了那碗茶知道自己要死之后，又会生出那么大的后悔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我的爹娘，他们都已年迈，为养活我长大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在他们正需要我供养的时候，我却去死了；我想起了我的小弟，他正在韩家塾馆读书，他读书的花销都靠我供，我死了之后他还咋读下去？我想起了我才二十五岁，我来这世上还什么事都没做成，连一男半女都没养出来，这阵儿就死实在太亏！尤其想到我是和他这个狗男人一块儿死的，死了还要和他同埋一坟，在阴间还要和他缠在一处，我真是后悔害怕至极，我恨自己没有忍耐力，办成了这样和他同死的傻事，我那一刻气得悔得直扇自己的脸。我真真没有想到，那砒霜竟会是失效的！当我断定那砒霜无效，我又能在世上活下去之后，我是多么多么的高兴啊！我真感谢你，你又让我活了一回。当然，他也活着，就让他活着吧，让他活吧……

少恒听得目瞪口呆。

我要报答你！碧兰的声音变得更低，脸上现出一股狂热的神情。我要送给你一样东西，一样东西！她的眼中有火苗在跳，他看见她的嘴唇在哆嗦。明天夜里，你悄悄来这府里的后花园，从东偏门进，我把东西给你！记住了吗？不要给任何人说！

少恒刚要张嘴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碧兰的神色突然变为冷肃，跟着就听她冷淡地说道：你送来的这个戒指还好，工银我们晚点付，你回去吧！她使了个请他快走的眼色，上前一下子拉开门，朝少恒挥了挥手。